作者：hasmart  
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162004197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五组：“盲丐练的是八卦掌啊，定稿‘太极就是八卦，写作就是绘画’点明：大家是一回事。那么武艺何尝不是舞艺？舞论何尝不是武论？旧时代盲人讨饭唱的莲花落也被当成过艺术，阿炳更是公认的艺术家……”

　　“啊！蹦嚓嚓，蹦嚓嚓……”三组眼睛亮亮地，“原来不是逗着玩儿的！”

　　“什么跟什么呀？”四组抓着脸毛，“一个个神叨叨地……”

　　三组：“啊，没事儿，五组你继续。”说完低头回翻，看自己的去了。

　　“所以……”连续被打断多次，五组饶是有涵养也有点着恼，干脆把阅读器往桌一撂、直接道：“总之，盲丐也是一种艺术求索者的象征。同理，‘盲目和乞讨代表不了你，那是分别心的测试……’这里的考较，肯定也不仅仅是说武功层次，更是暗指着艺术修为，此测试应该也不单是对文中主人公，更是对文外阅读者的测试，而且主要是办案素质的测试，各位，”五组刻意中断了一下以作强调：“这明显是一部战书，凶手是要跟咱们过过招儿呀。”

　　这话引动了思考，大家结合自己所分的章节各自审验，一时满座无声。小马前蹄交抱，靠在水柜边喃喃嘀咕：“爱我者私我，我爱者诈我，生我者淫我……照这么分析，倒是确实有点意思。”

　　 小羊：“你这又从艺术跑到生活上去了，稿中他妈只是为逼他拜师才弄了那么一下，本身不带感情，说不上是淫吧？”

　　 小马翻起白眼：“那个当然不算，淫本来是多的意思，象洁癖洗手太勤，古人称水淫，喜欢读书，看到灯燎了头发都不觉，谓之书淫，说‘生我者淫我’，是母亲对孩子总是爱太多又管得太多的意思，是在付出和要求上‘淫’了，瞧你这脏心眼子，下作！”

　　小羊坏笑：“嘿嘿嘿，那你没事就骂我，岂非……”

　 “讨厌，就烦你这没正形的样子！”

　 “嘻，一定要有正形儿才严肃吗？”

　“削你好啊？滚着！”

　　那厢皮队已然在思考中拔出神来：“嗯，八卦是对现实世界的象形取意，作出象形取意的是智慧，是心意，是‘身中这一点灵性’，现实世界又被称十方世界，八与十之间的自然数是九，而数‘始于一，极于九’，灵性至大，故灵数为九，八是被九抽象的十，十是由九浓缩成八，这样心意八卦，就和九十八对应起来，而这一对应的话，书术数就打成一团了――测试有办案能力、数学、艺术上的测试，那么所谓平行，除了物理上的平行，还有社会、思想、艺术这些世界的平行，大家看是这意思吗？”

　　一组：“但‘我’声称，要‘以九天九幽代表的极数九概括宇宙空间’，说九代指心意是不是有点不确呢。”

　　三组：“在使用中沉浸、发现自己的沉浸、分析自己的发现，这是注意力，也就是用神的三个层次，神又是三位一体的，那么用三指代心意也是有可能的呀。”

　　“不……星痕……深渊，”六组两桨鳍肢舞舞扎扎，一副干着急的样子，“宇宙空间，众妙之门，又黑又深……”

　　四组：“你这说的都是啥？”

　　“可以了，可以了。”皮队抬肘，抚爱孩子似地向六组略作个压制兼安慰的动作，“稿中的把戏不必深谈了，总之，武功艺术都是得之于心应之于手，丐师练的是心意，盲丐练的是八卦，二人又是孪生兄弟，所以心意八卦是个张三丰之于卡夫卡式的镜象……换言之，心意就像八卦一样也是个迷宫，但‘两点间直线距离最短’，尽管八卦功大不讲理，只要直心行去，调和两者，就能从中走出来――也就是说，人生、艺术和案件的突破口应该都在这儿。”

　　“不错，”五组道，“那么现在，我们把视角提到小说外来整体看，这些内在意思就仿佛乱石缝里的流水，貌似各有自己的存在形式、流向和空间，但又无形地交洄在一起，形成一种可感知的情状，这用音乐的词汇来概括，就是‘织体(texture)’，也有点像武侠小说家所说的‘气韵风骨’，换言之，即便是被引入预穿凿的孔洞，思维水流也不空落，因为田地和灌溉取水的河流总是不远，而凭着嗅探到的水色气脉来找寻河边的小径，到达文意的实田、揪出内藏的秘法和事情的真相，想也应该不难，事实上，我们可能已经接近、至少算是上路了。”

　　会场中一片赞同式的低唔。唯四组眯目斜点，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还‘织体’，你又懂音乐了又……”

　　五组：“诚如稿中所言，未承载信息的音乐是噪声，但信息也存在个接口问题，日常听着没反应是因为那不合我们族群的品味，就像包子爱好者啃不下馒头一样，本来无可厚非吧。自己没什么有益见解，就用一两句调侃冲毁气氛，借把讨论引导出轨来提升参与感，也未免太孩子气了。”

　　“嘁！”四组悻悻然侧过脸去，却见身边的六组盯着阅读器一脸费解，似乎肚里有话，在权衡着该不该说，便找岔打似地问：“干嘛呢你？”

六组伸头，见别组此时无话，便磕磕绊绊地道：“主……主人公不懂音乐吗？可是……他好像还会作曲……”

　　二组翻翻眼睛：“我这章好像只提到他想写……”这时有组员凑至背后，在其耳边低低嘀咕，二组半回头去听，便没声了。

　　三组接过来：“按定稿逻辑，写作就是绘画，绘画当然也可以是作曲。文本里藏乐章并不稀奇，你们忘昆德拉干过什么了？”

　　四组：“用各种跨界的东西来伪装高深，一向是把伪文学评论者和文艺装屄粉揪出来的最好办法。昆德拉那纯粹是逗批评界玩儿的，你们还当真？”

　　传话的组员退下后，二组便有跃跃欲试之态，此时听到谈及昆德拉，忙趁机接回话茬儿：“确实，主人公提到他那小说设计的时候也讲了，‘为了避免这些谜团被当作魔术式的卖俏，我还得将小心地调整技巧与意义的平衡’，我们读的时候就感觉这话很熟，但当时并没有深入，刚才受五组启发重新留意了一下，借助搜索找到了出处――这前半句是昆德拉‘关于结构艺术的谈话’中‘借用一个魔术数字来作迷信式的卖俏’的话的变体，后半句则显为主人公自己的主张，而且这主张是逆昆德拉而生的，因为在昆德拉那里，数字‘不是什么理性的计算，而是一个深刻的、无意识的、不可理解的必需’，换言之，在昆而言，这些数字就像《三国》必要凑六出祁山、九伐中原，《隋唐》必要凑金银铜铁八大锤一样，都是没有意义的数字强迫、是有些文化人‘无来由就觉得这样很舒服带劲’的数字陋习……”

　　三组：“凑数是陋习吗？虽然没来由，可是带劲的感觉也是很实在的啊，七剑下天山明显就比反清小分队更好听吧？与其说陋习，莫如说是一种天然自发式的审美才对。”

　　二组：“这么说倒也没错，像我看到人类的脸就忍不住想舔一下，光溜溜没有毛真的很可爱呀。”

　　三组侧目：“你那才真叫陋习啦！”

　　四组：“呐、呐，你们是不是太刻薄了？昆德拉自己把话挑明，至少说明他还是挺实诚的吧！”

　　“怎么？你是他的书迷吗？”二组笑望过来。

　　不料四组竟然翻儿了：“少侮辱我！他又是什么好饼了？他说‘写作癖在政客、出租车司机、产妇、情妇、杀人犯、小偷、妓女、警察局长、医生以及病人中的不可避免的泛滥无非表明着每个人毫无例外都具有作家的潜质，乃至整个人类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到大街上大声喊：我们都是作家！’的话纯粹是当年林纾排挤白话文的调调儿，等于在嘲讽‘不专业就别跟着起哄了’，可他又算老几啊？非专业就没有表达的权利吗？产妇就不能写小说吗？让·热内不一样是作家？成为这种人的粉丝才是笑话！我说他实诚不代表我就仰慕他，事实上，正因为实诚他才能说出这么厚颜无耻的话来，这两种品质其实没有冲突，人这种生物，本来就是可以既实诚又厚颜无耻的！”

　　“哈，这贯口儿，就算是刷的也蛮瓷实嘛……”见对方面容怒肃，二组忙把那股子调狎的劲头儿敛去了，“咳嗯，不管怎么说，我没有贬低他的意思，我想说的是，他用乐章来格小说没问题，只是他的数字缺少意义，这他自己也承认了呀，他的数字结构自己写的时候主观上都不知道，是书出版后，‘从一篇题为《玩笑》的几何学的捷克文学评论文章中发现的’。换言之他的数字是不自主的，你们看伍德·哈特怎么说？梦生活艺术是不自主、半自主、全自主。所以昆德拉的数字钻来窜去还停留在梦的阶段，没有把它裹结实。尽管梦和艺术没有高下之分，但在定稿的主人公那有，他认为‘艺术来不得半点粗糙’——昆德拉的讲究在于自己把底交了，而不是顺着评论家的话去说‘是，我当初就是这么设计的’，从这一点上来看，他至少不虚伪。写作人都知道，作品往往会有超水平发挥和写出意外的状况，这也常见，大江写《毁芽弃子》的时候也是半自觉，但半自觉不等于艺术性不高。尽管如此，随机化的、无意识形成的数字在定稿主人公看来，不免还有点粗糙。”

　　四组：“昆德拉是泼墨，泼出个什么型就顺势而为，伍德·哈特喜欢全自主，就是打铅笔稿，然后一点点勾大形涂膏上色，不管怎么说，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都是画嘛，过于精密的我倒觉得匠气了。另外你也别当草木本的相互不舔痰，你想想雪岩是怎么问高峰的？头一句：‘日间浩浩作得主么’，次问‘夜梦中作得主么’三问‘正睡着无梦时，主人公在甚么处’，人们以为日间浩浩是自作主，然而你想上天就上得了么？可见自以为作得了主的，其实也未必，艺术这东西灵感与技巧互杂，谁敢说能把主作到家，谁又敢说到家后的东西活泼不板有生味呢？”

　　五组：“音乐还没有讨论完，你们怎么又扯到画和禅上去了？”

　　三组的脑子还在上一个话题里较劲：“随机的就是粗糙的吗？我们所在这个世界都是随机的耶！”

　　五组：“主人公――至少草稿中的主人公并没有完全否定随机，他教鼓手如何掌控力度的时候就提示过，不要失控，而是微微脱控，也就是说，这时他的主张是把艺术保持在自主与不自主之间。”

　　四组：“你这也说得粗糙了，偏幅到达二者中间时，怎么也不能算是‘微微’了吧？实际上应该指半自主与全自主中间，换言之，也就是生活与艺术中间，这样在总体上更符合黄金分割的原则吧？皮队，在这方面您可不外行，您的指画大作‘樱蹄落雪图’还获过塞博朋克视觉艺术贡献奖呢，这方面您最有发言权呐，您说我说的对吧？”

　　二组：“那黄金分割这比值数字又是怎么来的？难道不是一群古希腊人‘无来由就觉得这样很舒服’？这玩意儿跟‘十大杰出青年’有什么区别？”

　　看到问题又开始陷入循环，五组喷个鼻儿晃晃脑袋，以一种“我不跟你们玩儿了”的姿态就桌面体会起打鼓技法，“归零……嗯，乘以0.618……”六组缩颈按着计算器叨咕，不知在干啥，一组闷声不响，二三四组各说各话，都想把讨论方向和领导意见往自己这边拉，你一言他一语不说，还回头拉着自己的组员跟着起哄，听得皮队深感头疼，在嘈嘈的噪音中抱脑袋囫囵蹭了一顿痒后，偏脸把两肘摊开，作出一副饼已经分没了的样子道：“肃静，肃静！”

　　大伙儿都停了嘴。

　　“这都强调多少回了，啊？多少回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再吵可就真要有祸了！”皮队目光漫过主桌，声音也同步提高：“组员的声音不要大于各组代表，底下议论的声音不要大过正在发言的！多余的话筒收起来，言一个一个发，乱吵吵的都给我消停消停吧！”目光沿桌巡去――“时间紧迫咱们先搁置争议，七组，之前你是不有话没说完？你又想提啥来着？接着说。”

　　“好的。”

　　七组倒是不紧不慢，水声洽洽地啄了几口茶，仰脖顺下后，甩喙在阅读器旁机械地敲敲，“这份文件的名字是‘小小的绿棒.txt’，但内文另有一标题却是‘守望在雅典的群侠’，谁能说说，哪一个才是这草稿的真正题目？”

[发布于 2020-07-21](//zhuanlan.zhihu.com/p/162004197" \t "_blank)